

十先生奧論註

十先生集卷之四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 燧

膳錄監生臣蕭文 鉉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先生與論註後集卷一

性理論

朱熹

皇極辨

此篇論皇者君極者至極標準非太中之義

書洪範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敘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為有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率于其無好德汝

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安

國訓皇極為大中

洪範五皇極注云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而後之

諸儒莫有以為非者予嘗考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為在中之至則可而直謂極為中則不

可若北辰之為天極屋棟之為屋極其義皆然而周禮

所謂民極者

禮天官惟王建国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於皇極之

義為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並失之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它但於洪範之文易皇以大易極以中而讀之則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之屬為何等語乎故予切獨以為皇者君也極者至極之標準也人君以一身立乎天下之中而能修其身以為天下至極之標準則天下

之事固莫不協於此而得其本然之正天下之人亦莫
不觀於此而得其固有之善焉所謂皇極者也是其見
於經者位置法象蓋皆本於洛書之文其得名則與夫
天極屋極民極者皆取居中而取極之意初非指中為
極也則又安得以是而訓之哉曰皇建其有極者言人
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曰敘時五福
用敷錫厥庶民者言人君能建其極而於五行焉得其
性於五事焉得其理

洪範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
事至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則固五福之所聚而又推以化民則是布此福而與民也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者言民視君以為至極之準而從其化則是以此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為天下之標準也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者言民之所以能若此者皆君之德有以為至極之標準也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者言君既立極於上而民之從化或有遲速深淺之不同則其有謀為操守者固

當念之而不忘其不能盡從而未抵於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者言人有能革面而以好德自名雖未必出中心之實亦當教以修身求福之道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為極而勉其實也曰無虐斃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者言君之於民不當問其貴賤強弱而皆欲其有以進德故其有才能者必皆使之勉進其行而後國可賴以興也曰凡厥正人既

富方穀汝不能使有好事而家時人斯其幸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者言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而後納之於善若不能使之有所顧於其家則此人必將陷於不義而不復更有好德之心矣至此而後始欲告之以修身求福之說則已緩不及事而其起而報汝惟有惡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稟不同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立極於上者至嚴至正而所以接引於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趨於此者遲速真偽才

德高下有萬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矜憐撫奄懇
惻周盡未嘗不一也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
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
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
有極者言民皆不溺於己之私以從夫上之化而歸會
于至極之標準也析而言之則偏陂好惡以其生於心
者言也偏黨反側以其見於事者言也遵義遵道遵路
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于極矣曰皇極之

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者言人君以身為表而布命于下則其所以為常為教者一皆循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者言民於君之所命能視以為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絕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者言能建其有極所以有作民父母而為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建立標準子育元元而履天下之極尊矣天之所以

錫禹箕子之所以告武王者其大指蓋如此

書洪範武王訪于箕

子云云箕子乃言曰云云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注云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

于九雖其奧雅深微或非淺聞所能窺測然嘗試以是讀

之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者但先儒昧於訓義之實且未嘗講於人君修身立道之本既誤以皇極為大中又見其辭多為含洪寬大之意因復誤認以為所謂中者不過如此殊不知居中之中既與無過不及之不同而無過不及之中乃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以

毫釐差者又非含糊苟且不分善惡之名也今以誤認之中為誤認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為至寬

至廣之量則漢元帝之優游

前本紀贊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唐代宗之姑息

刑法志代宗性仁恕常以用刑為戒諫者諷帝政寬帝曰刑法峻急朕不忍也

范祖禹曰德宗批政尤多而大弊有三一曰姑息藩鎮云云一有奉天之亂而心陷膽破惴畏姑息惟恐生事

皆是物也彼其是非雜揉賢不肖混殽方且昏亂陵夷之不暇尚何歛福錫民之可望哉吾意如此而或者疑之以為經言無偏無陂無作好惡則所謂極者豈不實

有取乎得中之義而所謂中者豈不真為無所去就憎愛之意乎吾應之曰無偏無陂者不以私意而有所去就爾然曰遵王之義則其去惡而從善未嘗不力也無作好惡者不以私而自為憎愛爾然曰遵王之道遵王之路則其好善而惡惡固未嘗不明也是豈但有包容漫無分別之謂又况經文所謂王義王道王路者乃為皇建有極之體而所謂無所偏陂反側者自為民歸有極之事其文義亦自不同也邪必若子言吾恐天之所

以錫禹箕子之所以告武王者上則流於老莊依阿無

心之說

史莊子傳莊子著書大抵率寓言也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言無事實

下則溺於鄉原同流合汙之見

孟子盡心下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

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云云故曰德之賊也

雖欲深體而力行之是乃所以幸小人而病君子亦將何以立大本而序彝倫哉作皇極辨

或曰皇極之為至極何也予應之曰人君中天下而立四方面內而觀仰之者至此輻湊於此而皆極焉自東